

F

21

法国文坛最高荣誉龚古尔奖得主帕斯卡·吉尼亚代表力作
《罗马阳台》获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、摩纳哥王子文学奖

罗马阳台

世间的每一个清晨

TERRASSE A ROME
TOUS LES MATINS DU MONDE

〔法〕帕斯卡·吉尼亚 著 余中先 译



江苏出版社

罗马阳台·世间的每一个清晨

TERRASSE
A ROME
TOUS
LES
MATINS
DU
MONDE

〔法〕帕斯卡·吉尼亚 著

余中先 译

Traduit par Yu Zhongxian

漓江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罗马阳台;世间的每一个清晨/(法)吉尼亚著;余中先译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2004.5

ISBN 7-5407-3159-1

I. ①罗...②世... II. ①吉...②余...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法国—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25290 号

桂图登字:20—2004—040

Terrasse à Rome, Tous les matins du monde par Pascal Quignard

©Éditions Gallimard 1991 ©Éditions Gallimard 2000

罗马阳台·世间的每一个清晨

作者◎(法)帕斯卡·吉尼亚著 余中先译

责任编辑◎金龙格

封面设计◎罗 贇

出版发行◎漓江出版社

社址◎桂林市南环路 159-1 号 邮编◎541002

电话◎(0773)2821573 2863956(营销部) 2865335(邮购)

传真◎(0773)2821268 2802018

E-mail:ljcs@public.glptt.gx.cn

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

印制◎桂林市印刷厂

开本◎890×1240 1/32

字数◎120千字

印张◎6.75

版次◎2004年6月第1版

印次◎2004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◎ISBN 7-5407-3159-1/I·1917

定价◎18.00元

漓江版图书: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目 录

- 罗马阳台…………… (法)帕斯卡·吉尼亚著
余中先译 · 1 ·
- 世间的每一个清晨…………… (法)帕斯卡·吉尼亚著
余中先译 · 115 ·
- 译后记 …………… 余中先 · 200 ·

罗马阳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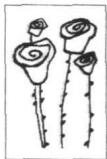
[法国] 帕斯卡·吉尼亚
余中先译



“绝望的人们挂在空间中生活。”

第一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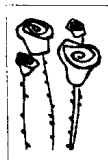
莫姆对他们说：“我1617年生于巴黎。我曾当学徒在巴黎的福兰家。在图卢兹城里人称宗教改革派分子的吕伊家。在布鲁日的海姆克斯家。在布鲁日之后，我便独自一人生活。在布鲁日，我爱上了一个女子，我的脸被彻底烧坏了。两年期间，我把一张丑八怪的脸藏在意大利拉韦洛城^①之上的悬崖中。绝望的人们生活在角落里。所有爱恋中的人生活在角落里。所有阅读书本的人生活在角落里。绝望的人们挂在空间中生活，就像那画在墙上的图像，不喘气，不讲话，也不聆听任何人说话。高踞于萨莱诺海湾之上的悬崖，是一道面临大海的墙。除了她，我再也没有在任何其他女人身上找到过快乐。我缺少的并不是



罗马
阳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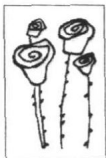
① 拉韦洛城在意大利南部，在萨莱诺海湾之上。

这一快乐。而是她。因此我毕生都在画着同一个身体，画我一直梦见的她那做拥吻状的动作。我在图卢兹工作时受其保护的纸牌制造商们，把那些纸牌游戏叫做小说纸牌，其中的大牌上都是小说人物的画像。画着圣经故事的先知或者罗马历史的将军图像的纸牌，叫做古代纸牌。显示我们人如何被做出来的场面的纸牌，叫做色情纸牌。现在我生活在罗马，我镌刻那些宗教画面，还有那些令人震惊的纸牌。它们在朱丽亚街上挂着黑色十字架店招的版画店中有售。”



她的美让他颇感心中的空落。

第二章



●
罗
马
阳
台

1639年，雅各布·维特·雅各伯兹，布鲁日城的金银匠，被任命为当年的民选法官。他有一个女儿，生来乖巧又美丽。她一头金发，皮肤洁白，身材高挑，肩背微弓，腰肢纤细，双手小巧，胸脯饱满，沉默寡言。年轻的镌版匠莫姆在金银匠们节庆日的游行队伍中见过她。他二十一岁。他已经结束了在图卢兹城里人称宗教改革派分子吕伊家的学徒生涯。莫姆由埃拉尔·勒·讷弗陪同从卢内维尔而来，后者随后离开了他，去了马延斯。

她的美让他颇感心中的空落。

她苗条高挑的外表吸引了他。

因此他情不自禁稀里糊涂地追起她来。

而她，她对此心如明镜，毫不糊涂。莫姆撞上了她落在她身上的目光。落在他身上的这一道目光，整整一辈



子，都鲜灵灵地活在他的心中。他马上去问他干活那家的师傅，是不是可以把他介绍到她那里去。他的师傅，当时已经很有名了（他就是让·海姆克斯），连一句话都没有问，就同意帮他这个忙。他们前去拜会她。她抬起了眼皮。她微微鞠了一躬，回答了他们的问候。但是他们之间没说一句话。只有他们的姓名彼此得到了交换。从这一刻起，他便在这个自由市^①中到处窥伺她。无论她去哪里望弥撒，他每一次都会在场。他寻找种种借口参加城市的种种典礼。他前往所有的集市。他出席布鲁日法院组织的所有集体舞会，以及所有的庆祝活动。

而她，她也在寻觅他的踪影。她看到他躲藏在运河上桥梁的护栏后。在广场上喷泉水池的石头井栏后。她看到他把自己的影子混淆在门廊那黑色的影子中，在教堂廊柱投射下的更为狭窄、更为昏黄的影子中。他那总能瞥见的在场，每一次都让她的内心充满幸福。一遇到他的目光时，她就立即垂下眼皮。有时候，她表现得甚为奇特，她弯腰弓背，脸色苍白，难以被人觉察地躲在隐蔽的角落，甚至在大白天也是如此。

他买通了她的婢女。或者，情况正好相反，是婢女奉命先来找的他。这一点十分重要，但没有人知晓内情。反正到最后他们终于单独会面了。

那是在一个小巧玲珑的边侧礼拜堂里。在一个冷冰冰的角落中。在布鲁日的大医院的院内。天气很冷。他们蜷

^① 所谓的自由市，指封建社会中不必向中央政权交纳人头税的城市。

缩在承重墙的褐色阴影中。婢女为他们放哨。镌版学徒找不到适合的话来对民选法官的独生女儿说。于是他用手指头腼腆地碰了碰她的胳膊。她把她的手滑到了他的双手手中。她把她那只鲜嫩的手给了他的双手。就这样，再没有别的了。他握住了她的手。他们的手变得温暖了，然后，变得滚烫了。他们什么话都不说。她俯首帖耳。然后，她直瞪瞪地瞧着他。她睁大了双眼，细细地打量着他。他们彼此碰撞在这道目光中。她冲他莞尔一笑。他们分手离去。

这位年轻的女郎从来都不说。那是1639年春天。她十八岁。她婀娜的身姿中透着一丝腼腆，使她看起来仿佛有些驼背。她有一段长长的脖子。她总是穿着一身古板的灰色衣服。莫姆知道，她已经许配给了在她父亲那里工作的那个街道办事员，他还是让·海姆克斯的一个朋友的儿子。从此之后，她便拒绝跟他来往。她甚至不愿意当着她要嫁的那个人的面吃饭。她特别喜欢独自一人用餐，在床上，在床架的帷幔后面，她的婢女则等候在门后，这样，没有任何人撞见她把食物送进嘴里。她不断地等着莫姆，夜以继日。她梦见她跟莫姆一起就餐，就在她的床上。独自跟莫姆一起，在她那张床上紧闭的帷幔的影子里。



“当童年终结时，哪一个男人不恋爱？”

第三章



罗
马
阳
台

莫姆说：“第二次约会，我跟随着一条通道中插在一个铜杯子上的一根小蜡烛。”

莫姆还说：“每个人都跟随着黑咕隆咚的夜的碎屑。

“一粒葡萄种子膨胀，绽开。

“夏初，所有的意大利李子都熟透得开裂。

“当童年终结时，哪一个男人不恋爱？”

她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莫姆，让·海姆克斯的徒弟，跟随着火焰，跟随着蜡烛杯和玫瑰色的手指头，跟随着婢女，跟随着被烛光映照着的肩膀，跟随着通道中皮革的墙。他第一次替布鲁日市民选法官的女儿脱下衣服，就是在这位维特·雅各伯兹的家里。这是一栋普通市民的房屋，面临着运河。他们把蜡烛放在离他们尽可能远的地方。在蜡烛的微光下，他们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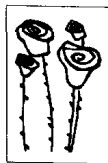
尴尬彼此相似，然后，他们的大胆半斤八两，他们的裸体完全彻底，他们的快乐妙不可言，他们的饥饿也几乎立即再生。在他离开之后的那个钟头里，年轻女郎的胃口越来越大。在接下来的几天中，当她见到镌版匠的面时，她甚至都敢做出她睡着时心中已经表演过不止一遍的所有动作。当她看不见他时，当她独自一人时，她被欲望煎熬得面色苍白。她说她的乳房让她难受。她对他说，她的花朵，从此永远开放，从此永远芬芳，永远是湿润的。如果说他们经常相会，他们却不可能每一次都彼此结合。奇怪的是，当她感觉到自己的欲望时，当她的身体明显地证实了它时，她的脸上却从来不显示出幸福。这让镌版匠莫姆惊诧不已。有一天，她对他说：“我羞于对您说这一点，但是，我的小肚子确实热得像一盆炭火。”他对她说：“您这样对我实话实说的时候，不要感到有什么难为情。其实我吧，每次我想到您的目光时，我的阳物都会直挺挺地竖起来，甚至当我在路上时，甚至当我在作坊中干活时。”渐渐地，她便不分时辰地随意召唤他。并不特别在乎时间的长短。哪怕仅仅只有一分钟。她的贪婪或者说她的纠缠不休让她有些昏头，但是她无法抵御要他在场的欲望。至于莫姆，那些召唤给他招来了一些麻烦，因为他得给海姆克斯干完活儿，因为，只要有丝毫的疏忽大意，就会影响酸液的浸蚀。但是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，只要小小的婢女一到，他马上就乐颠颠地照她指定的地点飞奔而去。

那是在花园里（1639年7月）。

两次在房间里。



那是在地窖里，用一盏昏暗的铁制油灯照明。
在旧瓦窑里。
六次在复折屋顶的顶楼间里。
在饭菜外卖商的家中。
一次是在一条她当日租来的小船上。



罗
马
阳
台

他的痛苦达到了极点。

第四章

在饭菜外卖商的家中。窗扇突然打开，发出一记雷鸣般的巨响。正在颠鸾倒凤的两个情人，身上顿时落满了从窗上掉下来的碎玻璃。雅各伯兹的那个街道办事员，名叫凡拉克雷，在把玻璃窗撞了个稀巴烂的同时，自己的身上也受了伤。他蹒跚地走了进来。他的嘴唇在流血。他拔下那个握在他手中的粗陶小瓶子的塞子。他准备把一瓶子硝镪水扔向莫姆的脸，后者早已经从雅各伯兹的女儿那赤裸而又洁白的身体上爬了下来。莫姆试图站稳脚跟，他的阳物依然蓝盈盈、黏糊糊的，他一心想跟凡拉克雷干上一架，便扑上去，闪开身，又后退。这一刻不仅可笑，而且无用。雅各伯兹的女儿的未婚夫扔出了硝镪水。莫姆的下巴、嘴唇、脑门、头发、脖子都被烧伤。民选法官的女儿本人的手上也沾上了硝镪水。她尖叫起来。所有人都尖叫起来，毕竟每个人的痛苦都是如此的剧烈。莫姆被转送到



了他的师傅家。海姆克斯叫来了一个医生，为他的徒弟治疗。他的眼睛幸好没有受伤，而他的整张脸则已经肿得如馒头一般了。

后来，伤口又化了脓。他的痛苦达到了极点。

当高烧退了后，莫姆又想跟民选法官的女儿重温旧梦。他去找了那个婢女。

婢女对他说，她的女主人不希望再见到他。此外，她还提请莫姆注意，在他痛苦得要死要活的所有那些日子里，她的女主人一直没有得到他的消息。

“这又怎么了？”莫姆诘问道。

“这又怎么了，这是明摆着故意的嘛。”婢女不无尴尬地回答道。

莫姆给雅各布·维特·雅各伯兹的女儿写了一封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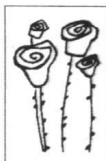
跟雅各布·维特·雅各伯兹保持着联系的海姆克斯，在前者的压力下，教训了莫姆一通（他丝毫没有向莫姆隐瞒那位法官对他行使的权威影响，在当时，该法官在自由市布鲁日可以说是想做什么就能做到什么），意在让他死了那条心，不要再纠缠他朋友的女儿。年轻的凡拉克雷被课以罚金。海姆克斯把他的徒弟推向了酸液销蚀的镌版艺术，并接受了由法官规定了数额的一笔钱款。莫姆把罚金收入囊中。年轻的镌版家，始终忍受着被民选法官的女儿所抛弃和她的沉默的折磨，显得几乎心平气和。他又在海姆克斯的作坊中干起了他的活儿。他给他的铜版上油墨。他在石头上磨两遍而不是一遍他的刻刀。

也恰恰是在这一时刻，那个年轻姑娘给他送来了一封信。



“我的门从此将永远对您关闭。”

第五章



罗马
阳台

雅各布·维特·雅各伯兹的女儿致莫姆的信：“您的来信收悉，我心中甚感欣慰。信中希望得知关于我的手的信息。您的关注之情令人可敬可亲，我为此十分感激。我的手虽被烧出了洞，但还没有死。上帝仁慈地赋予我的所有手指还在动弹。甚至，它们还活动自如，丝毫不觉费劲。正是它们在帮我给您写信，其间并无任何痉挛影响它们的活动。您还带给我一件漂亮的礼物，引来我心中无比的喜悦。您依据我的脸和我的胸描绘的这幅肖像，使我显得比我自己实际上更为美丽，因为您的技艺太高超了。红色鳞片的画框也很漂亮。我用剪刀裁去了画像的胸脯，因为它们被镌刻得赤裸裸的袒露着，这在我看来颇不合时宜。方才，吃完了饭，当我的目光落到您的来信，落到您为我精心绘制的我这幅小小的肖像时，眼泪突然从我的眼眶中